

防疫“黑科技”：不戴口罩也能“刷脸”

□ 科普时报记者 陈杰



停留，一秒就进门了，居民方便的同时，保安也很省心。

居民李阿姨对此深有体会：“再也不用每次都让小朋友拿着手机了，这么热的天，也不用在门口排队，直接就进社区了。”

据悉，这套系统由海淀区政府股权投资

基金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玮家技术开发，该系统不仅可用于应急保障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更适用于科技赋能疫情防控常态化；不仅可以安装在社区大门口，也可放置在写字楼/园区入口用于复工复产。

在海淀区四季青核酸监测点，市民张先生手持身份证靠近一个智能设备，只听“叮”一声，智能设备屏幕显示“36.5”摄氏度——设备在1秒内即完成身份证登记、拍照留影、智能测温、健康宝状态查验四个部分，同时，在后台的工作人员，还能看到该市民是否来自高风险地区。

“智能健康宝自助登记系统”在每个核酸检测通道完成200多人采样，平均20秒/人。然而，未部署该系统的通道完成近50多人采样，平均2分钟/人。与纸质登记流程相比，使用玮家研发的“智能健康宝自助登记系统”，1秒钟无接触完成登记，

效率提高90%以上。

“设备与公安系统联网，还能大幅降低社区案发率。”北京玮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斌表示，由于该系统架构基于物联网智能硬件与云计算大数据平台，玮家技术专门开发了社区应用版本、非社区应用版本（写字楼/园区、医院、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实现“一机两用”。系统已与北京健康宝、公安系统联网四步合一，仅在社区、写字楼的出入管理智能一体化；实现了戴口罩人脸识别、智能测温、健康宝查验、公安系统联网四步合一，仅在一秒内完成。通过科技赋能，在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的同时，大幅节省出入人员及工作人员双方的时间与人力。

目前该系统在北京市海淀区的海淀街道、上地街道、马连洼街道、四季青镇等15个街道成功应用，为47个小区、近7万居民提供服务。



进入7月，天气便炎热了起来。自然，疫情期间的我们是不方便相约聚会品茶的。是时候回忆一下我们平常活动的那些看似平常的夏日了。

记得那天，好友说家里来了位法国来中国交流的学生，不知道要怎样接待才能有中国特色。有我在，还怕啥？于是，我们来到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把简单的茶席一摆，立即让这位国际小友人惊呆了。于是，孩子们不仅喝到了可口的中国红茶，我们还顺便普及了茶英文，有一种一举多得的感觉。

然而，这只是我的众多周末品茶活动中的一个小故事。其实在夏日里，发生的茶故事不计其数呢。

还是在奥林匹克公园里，只是参加活动的人员组合有所变化而已。那日，带去的开水已经被我们这些成年人挥霍殆尽——只要有笔者在，朋友们一定会要求泡茶喝的，而且还得笔者亲自动手冲泡的才够味——朋友们如此说到。但看到刚刚健步5公里回到营地的孩子们一副大汗淋漓的模样，于是，笔者灵机一动，说：孩子们，快来看，我给你们变个戏法！于是，打开一瓶矿泉水的瓶盖，投入大约3克西湖龙井，拧上盖子后，为了让茶味尽快显现，便把瓶子倒立起来，大约5分钟后，对孩子说：好了，拿去喝吧！嘿，看着孩子们一脸佩服的样子，让自己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其实，在心烦气躁的时候，来一杯爽口的冷泡茶，会顿让人神清气爽，仿佛自己是茶园里的一株茶树，正受到雨露的清洗和滋润。

冷泡茶，就是用水来冲泡茶叶。这种方式越来越被人们接受和喜爱，特别是夏天，暑热难耐，喝一杯清凉的冷泡茶，顿时觉得五脏六腑就舒坦了。冷泡茶是一种颠覆传统的泡茶方法：一小包茶，一瓶矿泉水，将茶投入水中轻轻摇晃，如果气温足够高的话，不出十分钟就可以喝了。这是一种可以走到哪里喝到哪儿的冲泡方式。

当然，要是时间允许，我们完全可以把冷泡茶做得更精妙一些。我们可以把茶叶放到矿泉水中，再把水瓶置于冰箱冷藏室中，经过短则几十分钟，长则数小时安静的等待后就可以了。所谓“冷水泡茶慢慢浓”，冷泡茶虽不如热泡一般瞬间释放出香味来，却因浸泡时间的加长变得浓醇，茶叶在慢慢地浸泡中渗出茶香，自有一种平和的韵味。

方法虽简单，冷泡茶对茶叶的要求却高，并不是每一种茶叶都适合冷泡茶。用来冷泡的茶叶，最好选用新茶，这样才能喝出香醇滋味；选用发酵程度较低的茶叶，发酵愈轻、愈生的茶口感越芬芳甘美。绿茶，如龙井；乌龙茶，如东方美人；白茶，如白毫银针和白牡丹都比较适合冷泡。

小贴士：在夏日适合饮用的茶中，绿茶清幽宜人，白茶清甜回味，红茶提神养性，花草茶芳香迷人。而在全民关注健康与养生的新形势下，冷泡茶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据专家研究得知，习惯饮茶的你，如果想调整血糖指标，那么，可以稍稍地改变一下茶叶的冲泡方式。比如用冷水冲泡白茶中的老寿眉对糖尿病的治疗效果更好，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加长浸泡时间。泡白毫银针和白牡丹的时候，如果用冷泡茶，可以使营养物质析出得更充分。当然，这是建立在饮茶总量控制到了一定的前提之下的。

（来源：科普中国网）

茶知道

每次遇见，都是惊喜！

（来源：科普中国网）

进，并获得3万元稿费（相当于新币3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获得稿费，钱是次要的，自己的作品得到认可所带来的成就感、自豪感，更让我觉得珍贵。

此后，一发不可收拾，投稿更加积极，接着又发表了《农民歌唱共产党》山歌组，后被收入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湖南农民热爱党山歌》一书。该书出版后，我又获得稿费10万元（相当于新币10元）。

随后，《湖南大众报》将我发展为特约通讯员，与我联系的记者姓谢，她约我见过一次面，鼓励我好好好干。她还说，以我的潜质，将来很有希望成为专业记者。

但是，我乐于务实的性格决定了我更倾向于做技术工作，因而最终没有走上当记者搞写作的道路。这对我来说，或许是件幸事，使我这样一个喜欢音乐的人避免了今后历次政治风波给个人带来的冲击。

（作者为长沙市退休老教师，探过矿，教过书，经过商，著有《过好》《活明白》《筑梦人生》等书）



话说“吃瓜”的那些谣言

□ 刘晓蔓

在炎炎夏日，味甜多汁的西瓜可以祛除暑热，作为消费者，我们希望夏天可以吃到清甜可口的西瓜，往往又被那些西瓜谣言所困扰，每年夏日都会有季节性食品谣言卷土重来。近年来，关于西瓜的谣传主要有以下几种：

谣言1：西瓜打甜味剂了吗？

有人说瓜农会对西瓜进行增甜处理，并且注入红色素和甜味剂，使西瓜更红更甜。西瓜真的会被打甜味剂吗？

其实，“西瓜打甜味剂”的说法极有可能是不明真相群众的臆想。西瓜本来就是一种自然熟的水果，也耐储存，和其他水果相比，根本不用着储存保鲜技术。在实际生产中，也没有瓜农会闲得无聊去给每个西瓜打甜味剂，西瓜皮很结实，但是瓜瓤非常脆弱，而且是密闭的结构，针可以扎进去，但是把水打进去很难，要用很大的力气，一拔针水就往外冒，水压之下这个挂帘会压坏，而且针眼也成了细菌入侵的通道，这样的西瓜根本放不住，不到一天

就得坏，商家如果给瓜注水将得不偿失。

谣言2：西瓜使用膨大剂了吗？

以前买西瓜，我们都喜欢挑个头大的。但有人说个头大的西瓜使用了“膨大剂”，人们都尽量挑小的买，生怕买到使用了膨大剂的瓜。膨大剂到底有什么危害？能放心吃吗？

膨大剂其实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实际上在正常使用的前提下，还没发现膨大剂对人体造成任何危害的案例。而且，植物生长调节剂都有很强的自限性，少量用能促进生长，但是用多了反而不利生长，不当的使用反而会引起来实畸形，农民通常也不会多用。所以，正常使用是不会带来健康危害。

谣言3：糖尿病患者能吃西瓜吗？

糖尿病患者需要严格控制糖摄入量，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有糖尿病就需要远离西瓜等甜食。

血糖指数（GI）：指参照食物（葡萄



糖或白面包）摄入后血糖浓度的变化程度相比，含糖食物使血糖水平相对升高的相对能力。糖尿病患者在日常饮食管理中，需要控制糖的摄入量，但“控制”不是“隔绝”，口味甜的食物并非含糖量都很高，适度食用不会造成负面影响。

谣言4：无籽西瓜使用避孕药了吗？

无籽西瓜的产生和人类使用的避孕药

没有丝毫关系。无籽西瓜是采用杂交的方法培育而成的。普通西瓜都是二倍体植株，也就是细胞内含有两组染色体，可以正常结籽。

人们用秋水仙素处理西瓜，将普通的二倍体西瓜和四倍体西瓜杂交，形成的三倍体西瓜。而三倍体没有繁殖能力，所以不能产生种子，也就没有籽啦。这种无籽西瓜只是没有能力正常发育下一代，并不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和避孕药更是没关系。至于植物激素，我们知道动物激素和植物激素是不一样的，植物激素被摄入人体后也不会起到动物激素的效果，完全不必谈“激素”色变，我们可以好好吃西瓜。

（作者系山西医科大学管理学院社会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硕士研究生）



螺蛳粉的气味竟和香水同源

□ 梅林

螺蛳粉是20世纪七十年代诞生于广西柳州的一种街头小吃。螺蛳与猪骨熬成的汤鲜美绝伦，配上滇桂一带久负盛名的米粉，以及炸花生、辣椒、木耳、酸笋等调味品，使得这种食物集酸、辣、香、鲜于一身。但其令人上头的气味，也让人“又爱又恨”，那么螺蛳粉这标志性的“内味儿”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熟知的臭味食品，例如臭豆腐、豆汁儿等，都是经过发酵才会出现其标志性的气味。而螺蛳粉中唯一经过发酵的食材，就是酸笋。酸笋的制作过程比较粗放，选择适当大小的竹笋，用盐水浸泡，放置十天左右即可出酸味。酸笋的发酵环境并没有完全隔绝氧气，经过需氧菌和厌氧菌的通力合作，笋中的糖类和蛋白质被发酵，转化为各种氨基酸和有机酸、醛、醇等物质。

广西大学的一篇论文中提到，相对于鲜笋，酸笋中的半胱氨酸含量明显下降，而色氨酸则未检出。也就是说，在发酵过程中，半胱氨酸和色氨酸转化成了其他物质，说起这两种氨基酸的代谢产物，一股浓浓的味道呼之欲出。

其中一种含硫氨基酸、半胱氨酸的代谢产物就是“臭名昭著”的硫化氢，一种存在于屁中的气味物质。化学书上学到硫化氢的经典描述是“臭鸡蛋气味的”，可见其味道是多么地具有标志



性。含有巯基的物质大多都有这种气味，因此其常被添加到无色无味的管道煤气中，让人们容易察觉煤气泄漏。

而色氨酸的代谢产物就更绝了，它的名字叫做——粪臭素。粪臭素本身在低浓度下，不但无害，还是很多花香气味的来源。很多香水和香薰类产品也会添加粪臭素作为香味剂。可是如果浓度过高，粪臭素很快就会变成臭味，而且从名字就可以看出，粪臭素的臭味，就是粪的臭味。这个也告诉我们，香水一定不能喷过量，过香则臭。

酸笋中的半胱氨酸和色氨酸被大量消耗，最终产物硫化氢和粪臭素的累积，导致了其浓烈的气味。再加上螺蛳粉加工过程中热、辣结合，使得各种气

味物质加速挥发，让人在吃完之后，仍余下“绕梁三日的微醺”，欲罢不能。虽然酸笋对于螺蛳粉的臭味贡献颇大，但螺蛳粉的味道肯定不是一种物质的组合，事实上每种发酵食品的特殊风味都是由数十种乃至上百种挥发性物质混合而成的。硫化氢（或其他硫类）以及粪臭素只能解释其中的一部分臭味的来源。螺蛳粉中尚有多种醇类、醛类和酸类物质对其气味有贡献。

臭归臭，但腐臭的味道，对于进化早期的原始人类来说，可能反而是一种香味。

在自然界中，腐臭大多来自于微生物的发酵。经过微生物发酵的食物，由于微生物已经帮人“预先”消化过了，对知识的渴望并没有丝毫减退，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就去胡二公家，学习《论语》《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传统文化知识。同时，我还拼命自学新知识，努力让自己的思想观念跟上时代发展的节拍。现在想来，我当时新旧知识一起学，可能潜意识里认为新旧时代是一种延续，而不是一种割裂，这也可能是我后来对割裂文化历史的社会现象不那么感冒的原因吧！

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我积极参加新政权建设的各项工作，如户籍登记、减租减息宣传、土地改革、扫盲运动、宣传《婚姻法》等。我是真心实意去做这些工作，并不是因为受他人的宣传鼓动而为之，更不是为了赶时髦，虽然每天忙个不停，但仍乐此不疲，其自觉与努力已达到忘我的程度。

那时的我，充满青春朝气，浑身像个小火球，干劲十足，也很愿意用各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喜悦情感。15岁那年，我给《湖南大众报》积极投稿，发表了第一篇快板作品——《互助组把会开，一年计划早安排》，报导我们村成立农村互助组、安排全年生产计划、促进生产发展的事

到了冲击。我巧遇他时，他的父亲已去世多年。

我最早接触谭颂德兄弟时，正值淮海战役战况酣，在我就读的英才小学，每天都有各种战事小道消息流传。大家都说，国民党政府快完蛋了，长沙解放只是迟早的事情——连我们这些小学生都知道国民党政府快完蛋了，可见其颓势已是众所周知！

进入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败势更一目了然。在谭氏兄弟的鼓动下，我和学校的一些少年成立了“迎解放学生小组”，并荣幸地被选为当地英才、执中两个最大、最有名气的学生的学生会主席。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9月1日，我们学界在长沙县榔梨镇陶公庙举行了盛大的迎解放大会，作为学生会主席，我在会上第一个发言。

第二天，我们英才、执中两所学校组织的腰鼓队入市内游行，大家兴奋地扭着秧歌，迎接解放军进城。从此，我的思想融入了拥护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热潮中：“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于我不仅是一句口号，也是发自内心的呼声，没有任何疑问。

长沙解放的那一年，我正好高小毕

经历“疫”场

栏目主持人：李凌己

我是一名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从3月20日学校停课，到6月17日终于坐上回国的飞机，3个月的人生经历，我感慨万千。

这3个月里，只要听闻任何与机票相关的信息，我都会紧张、焦虑。由于疫情防控等原因，航班限制，一票难求，回国机票便成了这3个月以来的头等大事。

3月份，学校停课的时候，已经有同学陆续返校回国了。我原计划的5月2日加航的机票，当时并没有计划回国。3月底民航局出台“五个一”（一个航司一个国家保留一条航线一周最多执行一班）政策后，我得到了5月份加航航班取消的消息。4月初，我又购买了国航5月15日回国的机票。当时我认为国际疫情在5月会好转，“五个一”只是临时政策。但是在4月中旬我得到消息，5月的航班又被取消了。

于是我将国航的票改签为6月5日，寄希望于两会结束后逐渐放开航空管控。我还购买了一张7月15日海航的机票作为备用。

5月底通知我，6月5日的航班又被取消了，这并不意外。我当时觉得7月海航的备用机票肯定可以回去，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需要再备用一张机票。此时所能买到最早的票是8月30日。连续被取消机票让我焦躁不安。一张机票显得太过于单薄，两张机票才感觉踏实。

大概在6月中旬的时候，海航说因为要遵守上座率不超过75%的规定，我7月15日的这班飞机超售了，让我改签。我当时就觉得往后改签非常不现实，无法保证海航后面的班机没有超售问题。海航执飞多伦多—北京（目的地为西安）的波音787-9型客机有大约290个座位，也就是说每班飞机会有70多人因超售问题被取消机票。所以说改签机票根本无法确定。得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绝望。

幸运的是，6月14日，有人退了6月17日海航的机票。这也是由于航班的不确定性，人人都手握多张机票，退票的事情经常发生。幸好我一直保持着海外防疫健康码的填写，得以顺利乘坐这班飞机回国。这种失而复得，因祸得福的感觉是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

到了机场，我遇到一些没有买到机票到机场碰运气的留学生。他们推着行李站在值机窗口等待机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每天都会来，也不清楚这样做有多少成功的机率。此时此刻，我感觉作为留学生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机场里面除了等待回国的留学生没有其他旅客的身影。回国的经历是非常辛苦的。由于要在起飞前做体温测试，海航通知我提前5个小时抵达机场，在我之前已经有不少人开始排队。经过14个小时的飞行，落地后经过各种检测，凌晨2点终于进入隔离酒店。我与同机的两百多人，24小时佩戴口罩，只有吃饭喝水时才会摘下。飞机上的乘务员更加辛苦。在漫长的旅途中，她们还一直身着防护服，并且为乘客测试体温和提供餐食。入住隔离酒店后我接到消息，和我同飞机人住同一隔离酒店的旅客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我想这与大家的自觉与乘务员的辛苦是分不开的。

抵达西安后，西安市政府统一安排隔离。吃住都是自费，价格比往常要贵。不过酒店隔离体验非常不错。酒店提供的餐食有西安特色，酸汤水饺和肉夹馍。端午节的时候还发了粽子。感谢酒店工作人员的付出。

回首3个月的经历，问问自己的感受——回国的感觉真好！

（作者系加拿大中国留学生）

回国的感觉真好

薛家瑞

在1948年以前，“共产党”在我心里是一种神秘的存在，但神秘之中似乎也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因为，父亲曾经跟我说过，1930年，工农红军曾两次攻打长沙，他给红军抬过伤兵。他还跟我讲，我的一个叔叔就是在那一年跟红军走了，从此杳无音信。我们家的人并不热衷于当兵，惟一个当了兵的，当的就是红军，这对我的心理自然会产生某种倾向性影响。

自1948年底开始接触家乡地下党组织的谭颂德兄弟后，我开始对共产党有了比较直观的认识，觉得他们原来是跟我一样的普通人。但是，普通人中也有不普通之处，因为他们的思想观念、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都跟普通人有不一样的地方。谭氏兄弟向我介绍了一些有关共产党的书籍，我读的第一本这方面的书籍，就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随后又读了《共产党宣言》（油印本）等作品，似懂非懂，只是感到新奇。

顺带说一下。巧的是，1985年，我从江西调回长沙工作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湖南省委党校遇见了谭颂德。谈及往事，方知当年我父亲加入的慈善堂谭姓堂主就是他的父亲。长沙和平解放后，谭颂德随大军南下了；土改时，他的父亲也受

满怀豪情迎解放

□ 苏畅斌

到了冲击。我巧遇他时，他的父亲已去世多年。

我最早接触谭颂德兄弟时，正值淮海战役战况酣，在我就读的英才小学，每天都有各种战事小道消息流传。大家都说，国民党政府快完蛋了，长沙解放只是迟早的事情——连我们这些小学生都知道国民党政府快完蛋了，可见其颓势已是众所周知！

进入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败势更一目了然。在谭氏兄弟的鼓动下，我和学校的一些少年成立了“迎解放学生小组”，并荣幸地被选为当地英才、执中两个最大、最有名气的学生的学生会主席。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9月1日，我们学界在长沙县榔梨镇陶公庙举行了盛大的迎解放大会，作为学生会主席，我在会上第一个发言。

第二天，我们英才、执中两所学校组织的腰鼓队入市内游行，大家兴奋地扭着秧歌，迎接解放军进城。从此，我的思想融入了拥护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热潮中：“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于我不仅是一句口号，也是发自内心的呼声，没有任何疑问。

长沙解放的那一年，我正好高小毕

到了冲击。我巧遇他时，他的父亲已去世多年。

我最早接触谭颂德兄弟时，正值淮海战役战况酣，在我就读的英才小学，每天都有各种战事小道消息流传。大家都说，国民党政府快完蛋了，长沙解放只是迟早的事情——连我们这些小学生都知道国民党政府快完蛋了，可见其颓势已是众所周知！

到了冲击。我巧遇他时，他的父亲已去世多年。